

獨喜不以告人及與楚同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曰君之能豈後於我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如說事未可知明旦視榜即果如夢中焉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頎行李仍叔謝楚明年於尹躬下擢第

出前定錄

### 陸賓虞

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畱止一宿明日謂賓虞曰若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會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

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廻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便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侏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之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事

壁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即三丈人也惟  
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  
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出前定錄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  
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  
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  
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  
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崙邦如何處置令曰已決二十  
遞出界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曰吾等向  
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頃之璠持告牒所記出示二  
客徐徵其人乃郎官家奴竊財而遁擒獲送縣縣爲斷之

如此

出續定命錄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前入臺先是御  
史崔玄亮察院之長每以二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間  
多所脫略段與崔深銜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龍飛  
命二公入相段自翰長中書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  
在中書時玄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指玄亮名  
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時門下侍郎蕭俛亦在  
長安因問二相二相具以事對蕭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漢  
閑三五年可矣不數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闕其日印在段  
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  
責吏房主事陽述云威權在君更須致宰相必是此賊納

賄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錢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  
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黃  
及檢勘讞省述忘實是自書植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  
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赦下出續定命錄

韋貫之

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  
赴選元衡以為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  
及第元衡遭逢濫居此地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  
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月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  
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出續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數十

衛次公

李固言

楊收

鄭朗

段文昌

崔從

郭八郎

張宣

韓泉

衛次公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將欲  
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內兩句褒美云雞  
樹之徒老風烟鳳池之空淹歲月詰旦將宣麻案出忽有  
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云  
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出續定命錄

李固言

賄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錢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  
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黃  
及檢勘讞省述忘實是自書植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  
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赦下出續定命錄

韋貫之

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  
赴選元衡以為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  
及第元衡遭逢濫居此地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  
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月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  
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出續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數十

衛次公

李固言

楊收

鄭朗

段文昌

崔從

郭八郎

張宣

韓泉

衛次公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將欲  
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內兩句褒美云雞  
樹之徒老風烟鳳池之空淹歲月詰旦將宣麻案出忽有  
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云  
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出續定命錄

李固言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媪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願以季女爲託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媪來謁李公忘之媪通曰蜀民老姥嘗囑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便請別李固畱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贈金帛襦幘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耶李公驚悟即遣使分訪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媪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岳三郎李

公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因是蜀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怙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鄆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尋在貝州李公壻盧生舍於家其靈歆矣出西陽雜俎

又

李固言初未第時過洛有胡盧先生者知神靈間事曾詰而問命先生曰紗籠中人勿復相問及在長安寓歸德里人言聖壽寺中有僧善術數乃往詰之僧又謂曰子紗籠中人是歲元和七年許孟容以兵部侍郎知舉固言訪中表間人在場屋之近事者問以求知遊謁之所未詳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聲稱必取甲科因給之曰吾子須首謁主文仍要求見固言不知其誤之則以所業徑謁孟容

孟容見其著述甚麗乃密令從者延之謂曰舉人不合相見必有嫉才者使詰之固言遂以實對孟容許第固言於榜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秘焉既第再謁聖壽寺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吾常於陰府往來有為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紗籠於廡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將相皆驗焉出蒲錄紀

又

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去看榜見李固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自是顧言亦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許孟容下狀頭登第出定錄

楊收

唐國相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維直蘭溪縣主

簿生四子發叟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已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柷以乘為名叟以夏為義其房子以照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鱗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行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僊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其道人語他日雖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出夢瑣言

鄭朗

長慶中青龍寺僧善知人之術知名之士靡不造焉進士鄭朗特謁了不與語及放榜朗首登第焉朗未之信也累

日內索重試朗果落後却謁青龍僧怡然相接禮過前時  
朗詰之僧曰前時以朗君無名若中第却不嘉自此位極  
人臣其後果歷台鉉出感定錄

### 段文昌

故西川節帥段文昌字景初父鵠為支江宰後任江陵  
文昌少好蜀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  
羣羣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名士  
之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辟為從事轉  
假廷評裴公府罷因抵興元之西四十里有驛曰鵠鳴濱  
漢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許人也常嘿其詞  
忽復一言未嘗不中公自府遊聞清僧之異徑詣清公求  
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詞忽問蜀中聞極盛旌

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  
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為此入更盛更  
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  
頗亦自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  
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洎到鵠鳴  
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  
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  
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  
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  
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師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  
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  
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為相至

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師修清公塔因刻石記其事焉又  
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勤遂命紙作兩句詩云梨花  
初發杏花初旬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  
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太后僕射鄭餘慶代其  
位出定  
命錄

崔從

寶曆二年崔從鎮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鎮申浙右試競渡  
船十艘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從見  
申紙歎憤時軍司馬皇甫曙入啓事與從同異之座有宋  
生歸儒者語曰彼之禍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數相類但  
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讎陳於廣場百戲俱呈俄暴風雨  
庭前戲者并馬數百疋繫在廡下迅雷一震馬皆驚奔大

廡數十間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壓死公令較其數與浙右  
無一人差焉出獨異志

郭八郎

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  
寺僧弘道者人言晝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  
者八九拒之復禮方蹇躓憤惋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  
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  
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類異不可言也鄭拜  
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一則  
復負寃如是者骨肉相繼三勝三勝之前猶梯天之難三  
勝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  
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



可以爲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第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竒嘆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抄私自謂曰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於再乎至於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韓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蒼周之恤爾應後大和九年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錯再司文柄

右轄私異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榜雖欠其一兩榜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駙馬都尉顯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出野史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真介夢中不與女子見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

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古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因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毫一官將引家往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之居今之所止非舊地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出前定錄

### 韓泉

昌黎韓泉故晉公滉之支孫博通經史太和五年自大理丞調選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絕高又非馳逐而致爲後輩所詭時太常丞馮荒除岳州刺史因說人事固有前定德皇之末荒任太常寺奉禮於時與泉同官其年前進士時元佐任協律郎三人同約上丁日釋奠武成王廟行事荒住常樂泉任親仁元佐任安邑荒鼓動拉二官同之太平興道西南角元佐忽云某適馬上與二賢作一善夢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請記之荒固書之紀於篋中憲宗六年荒判入等授興平縣尉泉實無心望於科第此後二十七八年泉方判入等皆不差忒荒臨發岳陽召泉特說當時之事并取篋中所記以示之曰諸公何足爲詭命使之然泉亦去未嘗暫忘則僕與公何前後相懸如此泉其年

授大理正出續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數十一

龐嚴 張正矩 劉遵古

舒元輿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謙 杜棕外生

石雄 賈島 崔潔

龐嚴

唐京兆尹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何求不可曰何日當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二

授大理正出續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數十一

龐嚴 張正矩 劉遵古

舒元輿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謙 杜棕外生

石雄 賈島 崔潔

龐嚴

唐京兆尹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何求不可曰何日當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二

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心就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元公復書云請俟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發其後為京兆尹而卒

出前定錄

### 張正矩

祕書監劉禹錫其子咸允又在舉場無成禹錫憤惋宦途又愛咸允甚切比歸闕以情訴於朝賢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群與禹錫深於素分見禹錫踴躍如此亦欲推輓咸允其秋群門生張正暮克京兆府試官群特為禹錫召正暮面以咸允託之覲首選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門人曰張正暮來更不要通正暮兄正矩前河中參軍應書判拔萃其時群總科目人考官焯名考訖群讀正矩

判心竊推許又謂是故工部尚書正甫之弟斷意便與奏及敕下正矩與科目人謝主司獨正矩啓叙前致詞曰某殺身無地以報相公深恩一門之內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齶肉無以上答方泣下語未終群忽悟是正暮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張正暮之兄爾賢弟大無良把群欺名豈有如此事與賊何異公之登科命也非其本意更謝何為

出續命定錄

### 劉遵古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群書劉既至嘗假其數百篇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汎突入壁壘潰里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為暴水濡污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

數日劉於群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奇妙字體稍古  
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  
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  
富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閱其  
題歎且又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賓掾以  
視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  
蓋大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應廣德末泰大曆建中興元貞  
元末貞元和長慶寶曆至大和凡更號十有三矣與其記  
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於後乎

出宣  
室志

### 舒元輿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 太尉言

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  
辭以家貧不辨別竟遂歸啓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  
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  
郎平章事此臧  
定錄

### 李德裕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  
甫之年縉紳榮之此臧  
定錄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嘗  
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之僧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  
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  
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爲驗僧即指  
其地此下有石函卽命發之果得焉然啓無所覩德裕重  
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

德裕歎曰師實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  
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誌  
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  
暨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是  
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至  
崖州掾竟終於貶所時年六十三

出補錄  
紀傳

李言

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  
第及覺不可名嶽遂更名言果中第

出感  
定錄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執相權遂  
跨蹇驢而至京帥索米餼舍住三十日始得一塊涯於

屏所望不過一簿一尉耳而涯見沐潦倒無雁序情大和  
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擬許以微  
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就誅仇士良  
收捕家人時沐方在涯私第謂其王氏之黨遂不免於腰  
領

出杜陽  
雜編

舒元謙

舒元謙元輿之族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禮遇頗至十  
年元輿處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校書郎及時相印許  
爲曹郎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謙至朔旦伏謁頓不能見  
由是日加譴責爲僮僕輕易謙既不自安遂置書於門下  
辭往江表而元輿亦不問翌日辨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惆  
悵自失卽駐馬廻望涕泗漣如及昭應聞元輿之禍方始

釋然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  
異定分焉杜悰

杜悰外生

杜悰與李德裕同在中書他日德裕謂悰曰公家有異人  
何不遣一相訪悰曰無德裕曰試思之曰但有外生自遠  
來求官爾德裕曰此是也及歸遣謁德裕德裕問之對曰  
太尉位極人臣何須問也凡人細微尚有定分况功勳爵  
祿乎且明日午時有白獸自南踰屋而來有小童卅角衣  
紫年七歲執竹竿長五尺九節驅獸復南往小童非宅  
內人也試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猫自南踰屋而來有卅  
角小童衣紫逐之猫復南去乃召問之曰年七歲數其所  
執竹長五尺而九節童乃宅外元從之子也畧無毫髮差

謬事無大小皆前定矣出開錄

石雄

石雄初與康誥同為徐州帥王智興首校王公忌二人驍  
勇奏守本官雄則許州司馬也尋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約  
者以石使君許下之日曾負弘約資貨累自窘索後詣石  
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約遲疑恐石怒遇里有神祠  
祈享皆謂其靈弘約乃虔啓於神神祝父子俱稱神下索  
紙筆命弘約書之又不識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  
君此去當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為河陽鳳翔節度復  
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須秘密不得異耳聞之弘約以巫  
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見甚悅尋以潞州劉從諫背叛  
朝廷議欲討伐李德裕為宰相而亟用雄雄奮武力奪得



天井關後共劉振又破黑山諸蕃部落走南單于迎公主  
歸國皆雄之功也然是鷹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驅馳者及  
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僕射詣中書論官曰雄立天井  
關及黑山之功以兩地之勞更希一鎮養老相府曰僕射  
潞州之功國家已酬河陽節度使西塞之績又拜鳳翔在  
兩鎮之重豈不為酬賞也石乃復為左右統軍不愜其望  
悉如巫者之言德裕謫潮州有客復陳石雄神祇之驗明  
其盛衰有數稍抑其一出雲溪友議

又

會昌四年劉稹敗當從諫時有一人稱石雄七千人至從  
諫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山感定錄

賈島

賈島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  
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  
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聯句不可得因搗  
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  
定水精舍島尤肆侮慢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  
去特授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終山感定錄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  
陳君有他見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  
公亭殮鱸崔公不信之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  
崔公都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閑人事何如吃鱸遂令  
從者取錢買魚得十斤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

甚近乃先遣人計會及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斫鱸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鱸否其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鱸將辦陳君曰此鱸與崔兄殮紫衣不得鱸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携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公甚歎異之兩人既殮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千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喫語未訖延陵縣尉李耿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告辭方喫食羹次崔公曰有鱸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少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啜乃喫清羹

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況大

者乎

史出逸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數十二

李景讓

李敏求

李君

馬舉

鄭延濟

李生

李景讓

唐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為相者三兩人姓名撰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闕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於命故李孝公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出盧氏雜記

李敏求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內無家終鮮兄弟姻屬栖栖丐食殆無生意大和初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覺形竟相離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漸涉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數十二

李景讓

李敏求

李君

馬舉

鄭延濟

李生

李景讓

唐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為相者三兩人姓名撰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閱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於命故李孝公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出盧氏雜記

李敏求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內無家終鮮兄弟姻屬栖栖丐食殆無生意大和初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覺形竟相離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漸涉丘

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無異人間但不知是何處良父望見一城壁即趨就之復見人物甚衆呵呼往來車馬繁鬧俄有白衣人走來拜敏求敏求曰爾非我舊傭保耶其人曰小人卽二郎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是時隨從二郎涇州岸不幸身先犬馬耳又問曰爾何所事岸對曰自到此來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驅使柳十八郎今見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貴盛每日判決繁多造次不可得見二郎豈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來今事須見他岸請先入啓白須臾張岸復出引敏求入大衙門正北有大廳屋丹楹粉壁壯麗窮極又過西廡下一橫門門外多是著黃衫慘綠衫人又見著緋紫端簡而偵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牆者有被枷鎖牽制於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窺觀門中而將入者如

叢約數百人敏求將入門張岸揮手於其衆曰官客來其人一時俛首開路俄然謁者揖敏求入見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於階下敏求趨拜訖仰視之卽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顧敏求大驚未合與足下相見乃揖登席綢繆叙話不異平生澥曰幽顯殊途今日吾人此來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攝否僕幸居此處當為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窮薄故人當要路不能相發揮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間作官職豈可將他公事從其私欲乎苟有此圖謫罰無容逃遁矣然要知祿命非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黃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畧示三數年行止之事敏求卽隨吏却出過大廳東別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約六

七間窓戶盡啓滿屋唯是大書架置黃白紙書簿各題籤  
榜行列不知紀極其吏止於一架抽出一卷文似手葉却  
數十紙即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  
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側注朱字其錢  
以伊宰賣庄錢克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讀至此吏  
復掩之敏求懇請見其餘吏固不許即被引出又過一門  
門扇斜開敏求傾首窺之見四合大屋屋內盡有牀榻上  
各有銅印數百顆雜以赤斑蛇大小數百餘更無他物敏  
求問吏用此何為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處柳謂敏  
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誤足下歸計握手叙  
別又謂敏求曰此間甚難得揚州氈帽子他日請致一枚  
即顧謂張岸可將一兩箇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馬送二部

歸不得妄引經過恐動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  
借馬馬疾如風二人引頭張岸控轡忽吏到一處天地漆  
黑張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夢覺于時向  
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從此遂不復有舉心後數  
月窮飢益不堪敏求數年前曾被伊謨諸子求為妹婿時  
方以修進為己任不然納之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即  
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適人敏  
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貨城南一庄得錢一千貫悉將分  
給五妹為資裝敏求既成婚即時領二百千其姊四人曰  
某娘最小李郎又貧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獲錢  
二百四十貫無差矣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  
乃用此錢參選三年春授鄧州向城尉任官數月間步縣

城外壞垣藁莽之中見一古碑文字磨滅不可識敏求偶  
令滌去苔蘚細辨其題篆云晉張衡碑因悟食祿張平子  
何其昭昭歟

出河東記

又一說李敏求暴卒見二黃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窺之  
見馬植在內披一短褐於地鋪坐吃飯四隅盡是文書架  
馬公早登科名與敏求情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馬公驚  
甚且不欲與之相見迴面向壁敏求曰必無事乃坐從容  
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錢物遂歲支足敏求曰今既  
得見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馬公乃為檢一大  
葉子簿黃紙簽標書曰唐弘宣年支二千貫開數幅至敏  
求以朱書曰年支三百貫以伊宰賣宅錢克敏求曰某乙  
錢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竊欲僥求馬公曰三二十千即

可多即不得以筆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錢克  
復見老媪年六十餘乃敏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見敏  
求喜曰某亦得迴知耶君與判官故舊必為李姝看年支  
敏求嬰兒時為李乳養不得已却入具言於馬公令左右  
曰速檢來大帖文書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趨出見老姝  
告知嗟怨垂淚使者促李公去行數十里却至壕城見一  
坑深黑使者自後推之遂覺妻子家人圍繞啼泣云卒已  
兩日少頃方言乃索紙筆細紀敏求即伊慎之壻也妻兄  
伊宰為軍使賣伊公宅得錢二百千至歲盡望可益三十  
千亦無望焉偶於街中遇親丈人赴選自江南至相見大  
喜邀食與鄉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贈錢三十千一  
如簿中之數盧弘宣在城有人知者為盧公話之盧公計

其俸祿并知留後使所得錢畢二千貫無餘李姝已流落不在姨母之家乞食於路七百之數故當箕歛方可致焉

史出逸

### 李君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赴進士舉至華陰見白衣人在店李君與語圍爐飲啜甚洽同行至昭應曰某隱居飲西嶽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徑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於月下凡書三封次第緘題之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食將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爲窮矣仙兄書可以開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可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時不敢

歸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烹茶夜艾熟視李君低頭不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頓感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父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將錢物到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日留一文書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且遂載轡而去鬻宅安居遽爲富室又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緘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



舉可開第二封可西市鞦韆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即登樓  
飲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無錢即道元  
是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  
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問  
曰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某是舉人  
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見  
之話言飲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乃面定約  
東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  
危迫頗甚謂妻曰倘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灌洗開視  
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  
卒

出逸史

### 馬舉

淮南節度使馬舉討龐勛為諸道行營都虞候遇大陣有  
將在下旗下望之不入賊使二騎斬之騎迴云大郎君也  
舉曰但斬其慢將豈顧吾子再造斬之傳首陣上不移時  
而敗賊後大軍小衄舉落馬墜橋下而死夜深復甦見百  
餘人至云馬僕射在此一人云僕射左脇一骨折又一人  
云速換之又曰無以換之又令取柳木換遂換之須臾便  
曉所損乃痊並無所苦及鎮揚州檢校左僕射

出開錄

### 鄭延濟

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  
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秉餽餼及數口椀  
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出中朝事

### 李生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欸狎忽一夕詣邙山與先生爲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也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丑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闕者顧送終之人比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米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必有減福折筭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妻聘執喪役夫姓王某男後當爲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

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騭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承有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

出錄  
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數十三

成汭

楊蔚

歐陽澥

伊璠

顧彥朗

李甲

房知溫

竇夢徵

許生

楊鼎夫

牛希濟

陰君文字

貧婦

支戩

成汭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杜洪中令乞師於梁王梁與荆方睦乃諷成中令汭帥兵援之汭欲往親征乃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餘華壯即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慕寮俛仰不措一辭唯孔目吏楊厚贊成之舟

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民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說前定矣

出此夢  
項言

### 楊蔚

唐楊蔚使君典洋源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弘農甚思一見而穎川輒便他適乃謂諸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言俄而州將擁旆而至遂披揖楊公曰嚮風火矣幸獲祗奉敢以將來祿筭為請勿訝造次穎川呼人為鄉乃謂州牧曰鄉三為刺史了更無言楊不憚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邇後秩滿無恙不論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

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即三為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玘為愚話之

出此夢  
項言

### 歐陽澥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善詞賦出入場中近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閣下澥則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意甚憐之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宴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病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呈於公公覽之撫然因曰十年不見灼然不錯

出撫  
言

### 伊璠

黃巢汗踐宮闕與安朱之亂不俾其間尤異各為好事傳  
記軒裳農賈挈妻孥潛跡而出者不可勝記至有積月陷  
寇終日逃避竟不覩賊鋒者獵前涇陽令伊璠為戎所得  
屢脫命於刃下其後血屬相失村服晦行及藍關為猛獸  
搏而食之患禍之來其可苟免唐史

顧彥朗

東川顧彥朗以蔡叔向為副使感微曠之恩惟為戎倅而  
嘗加敬其弟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嫌人臭左右薰香而  
備給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韋太尉昭度收復蜀  
城以彥暉為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官同謁掌武而  
蜀先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度亦嫌其不恭彥暉襲兄位  
爾後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溫術等斃焉先是蔡叔

職居元寮乃顧氏之心膂與所辟朝士優游疇俎不相  
侔矣小顧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生因其隙宣言以間  
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爾得否由是叔向辭職閒居王乃  
舉軍而伐之在蜀有術士朱洽者常謂人曰二顧雖位尊  
方鎮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莫諭之或曰二顧自天德軍  
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迭據大顧相薨遺命焚骸  
歸葬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狼狽之日送終之禮又闕  
焉即朱氏言於斯驗矣山此夢瑣言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歲饑饉徙家邢臺西南山  
谷中樵採鬻薪以給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  
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寢於廟宇之

間松栢之下須更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胄者或執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卽大明山神也體貌魁梧氣岸高邁其西榻之首卽黃澤之神也其狀踈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餘卽不知其名坐談論商推幽明之事其一曰稟命玉皇受符金闕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數百里間幸爲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扎瘥之疾我之所治今茲若是其一曰清泠之域泱泱之區西聚大嶺東漸巨浸連陂湊澤千里而遙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已也風波之

起由已也鼓怒馳驟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詔命不敢有爲也非其時會不敢沿沂也正而御之靜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魚鼈蕃焉鹹鹵磊塊而滋殖萑蒲蓊鬱而發生上天降鑒亦幸無橫沴爾又一日岑釜之地岵嶧之都分塊北之一隅總飛馳之衆類熊羆虎豹烏鵲鷓鴣動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職耳何假乎備言座上僉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揚目盱衡咄嗟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群公之善理其柰之何衆咸問言何謂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竊聞衆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人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

至者莫能免焉燕西方有華胥遮毘二國待茲人衆用  
實彼土焉豈此生民寡祐當其殺戮乎衆皆嘖蹙相視曰  
非所知也食既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大明之神  
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  
具以始末書而誌之言於鄰里之賢者自後三十餘載莊  
皇與梁朝對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宋戎虜亂華干戈不  
息被其塗炭者何啻乎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始天意  
乎非人事乎

出劉氏  
耳目記

房知温

故青帥房公知温少年與外弟徐為盜於兗鄆之境晝  
則匿於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間二鬼至一鬼曰此有節度  
上主宜緩之與外弟俱聞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

徐曰然房曰吾與汝未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吾獨  
在此以驗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復曰昨夜貴人尚在矣  
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則知  
晉書說魏陽元聞鬼以三公呼之為不謬矣

出玉堂  
閑話

寶夢徵

朱梁翰林竇學士夢徵以文學稱於世時兩浙錢尚父有  
元帥之命竇以錢公無功於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澤不  
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日竇謫掾於東州及失意被譴  
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  
將來慎勿為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居禁  
職有頃遷工部侍郎竇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  
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

出玉堂  
閑話

許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勿窺吾簿吏既出生潛目架上有簽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遂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者而行忽見一婦女形容顛顛衣服縑縷抱一

孩子拜於道傍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飢寒尤甚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踰其闕為使者所推踏地而寤仁忠既悲喜問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牌粟之事又話見君亡妻言其形實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醬香今嗜之頗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寐中辭謝而去朱果為金吾將軍顯晦之事不差毫釐矣

出王堂開誌

楊鼎夫

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為時所稱頃歲會遊青城山過皂



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至於中流遇暴風漂蕩其船抵巨石傾覆於洪濤間同濟之流盡沉沒底獨鼎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亦困頓矣遠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鹽裏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詩以記後歸成都話與知已終莫究鹽裏人之義後爲權臣安思謙幕吏判推鹽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則以屬分料鹽百餘斤裹束將上蜀郊營葬至是鹽裏之詞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携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出此夢

### 牛希濟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繁贍超於時輩自云早年未出

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人介金曰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祿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給事中燭也仍以氣直嗜酒爲季父所責旅寄巴南旋聆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爲先主所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至憲長是知向者之夢何其神也出此夢

### 陰君文字

頃歲有一士人嘗於寢寐間若被官司追攝因隨使者而去行經一城云是鎮州其間人物稀少又經一城云是幽州其間人物衆廣士人乃詢使者曰鎮州蕭疎幽州繁盛何其異乎使者曰鎮州雖然少人不日亦當似幽州矣有頃至一處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見士人至前即曰誤追

此人來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陰司乃前啓陰官曰其雖蒙  
放還願知平生官爵所至陰官命取紙一幅以筆墨畫紙  
作九箇圍子別取青筆於第一箇圍子中點一點而與之  
士人置諸懷袖拜謝而退及寤其陰君所賜文字則宛然  
在懷袖間士人收藏甚秘其後鎮州兵士相繼殺傷甚衆  
故知陰間鎮州即日人衆當不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錄  
事參軍縑縷而卒陰官畫九圍子者乃九州也冀州爲九  
州之第一故點之其點青者言士人只止於錄事參軍綠  
袍也出王堂  
開話

貧婦

諺云一飲一啄繫之於分斯言雖小亦不徒然常見前張  
澄言頃任鎮州判官日部內有一民家婦貧且老平

生未嘗獲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窮賤形體袒露遺一單衣  
其婦得之披展之際而未及體若有人自後掣之者舉手  
已不知衣所在此蓋爲鬼所奪也出王堂  
開話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戩獨好學爲文竊自  
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  
畫盤粉以卜戩見家人爲之即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  
至何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又戩嘗夢至地府盡閱名簿  
至已籍云至司空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唯記其友人  
鄭元樞云貧賤無官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  
諫賓禮之將薦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  
戩後爲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恒以此事話於親友竟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八  
卒於任年五十一出稽神錄

一百五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數十四婚

定婚店

崔元綜

盧承業女

琴臺子

武殷

盧生

鄭還古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為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覲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八  
卒於任年五十一出稽神錄

一百五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數十四婚

定婚店

崔元綜

盧承業女

琴臺子

武殷

盧生

鄭還古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為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覲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

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其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  
人生之事生人不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  
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  
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  
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  
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  
繫夫婦之足及其坐則潛用相繫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  
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道君之脚已繫於  
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為曰此店北賣菜家  
姬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  
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米  
市有眇姬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

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  
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  
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  
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  
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  
蔭參相州君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  
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點  
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  
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  
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  
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  
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

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為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為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騭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出續幽怪錄

崔元綜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內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文忽然暴亡自此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雖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是所夢之

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貴祿也出定命錄

盧承業女

戶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有兄子將笄而嫁之謂弟尚書左丞承業曰吾為此女擇得一壻乃曰裴居道其相位極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業曰不知此女相命終他富貴否因呼其姪女出兄弟熟視之承業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喪逝縱後遭事不相及也卒嫁與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後居道竟拜中書令被誅籍沒久而方雪出定命錄

琴臺子

趙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偃師有女曰閑儀生九歲嬉戲於

廨署之花欄內忽有人遽招閑儀曰鄙有懇誠願託賢淑  
幸畢詞勿甚驚駭乃曰鄙爲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  
臺子鄙尤鍾念生六十日鄙則謝去夫人當爲崔之繼室  
敢以念子爲託實仁愍之因悲慟怨咽俄失所在閑儀亦  
沉迷無所覺知矣家人善養之旬日無恙希仲秩滿因家  
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挈家東邁以避兵亂行至  
臨淮謁縣尹崔祈旣相見情款依然各叙相姻崔乃內外  
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饋無主幼稚零丁因求  
娶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爲遠適女况成立遂許成親  
女旣有歸將謀南度偃師故事初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  
中堂沉痛大哭卽令詢問乃閑儀耳希仲遇自詢問則出  
一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者也因是倍加撫育名  
之靈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

續錄女

### 武殷

武殷者鄴郡人也嘗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姿色絕  
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誠約  
矣無何迫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至  
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特造焉生極喜與之  
竟夕因爲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  
有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  
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  
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  
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  
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

其言固問鄭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殷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氏之母聚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有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將斷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乃驚問父之言曰其嘗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歎知復何言言訖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名紹遂改為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出前定錄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既笄適盧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薄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之女今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以云非盧郎乎曰不知其由則盧終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盧納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



而逐之及廬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  
廬生忽驚而奔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  
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  
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而不出人其以爲  
獸形也衆人莫不憤歎主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能  
聘者願赴今夕時鄭某官某爲廬之儔在坐起拜曰願事  
門館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  
有知也後數年鄭任於京逢廬問其事廬曰兩眼赤且大  
如朱盞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廬相  
善驟出其妻以示之廬大慙而退乃知結縊之親命固前  
定不可苟而求之也

出續玄  
怪錄

### 鄭還古

太學博士鄭還古婚刑部尚書劉公之女納吉禮後與道  
士寇璋宿昭應縣夜夢乘車過小三橋至一寺後人家就  
與婚姻主人姓房驚覺與寇君細言以紙筆記其事寇君  
曰新婚偶爲此夢不足怪也劉氏尋卒後數年向東洛再  
娶李氏於昭城寺後假宅拜席日正三橋宅主姓韓時房  
直溫爲東洛少尹是妻家舊筵饌之類皆房公所主還古  
乃悟昔年之夢話於賓客無不歎焉

出逸  
史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

定數十五嬌

秀師言記

李行脩

灌園嬰女

朱顯

侯繼圖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  
 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  
 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叙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  
 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  
 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  
 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  
 更六年攝本府糾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即九  
 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

定數十五嬌

秀師言記

李行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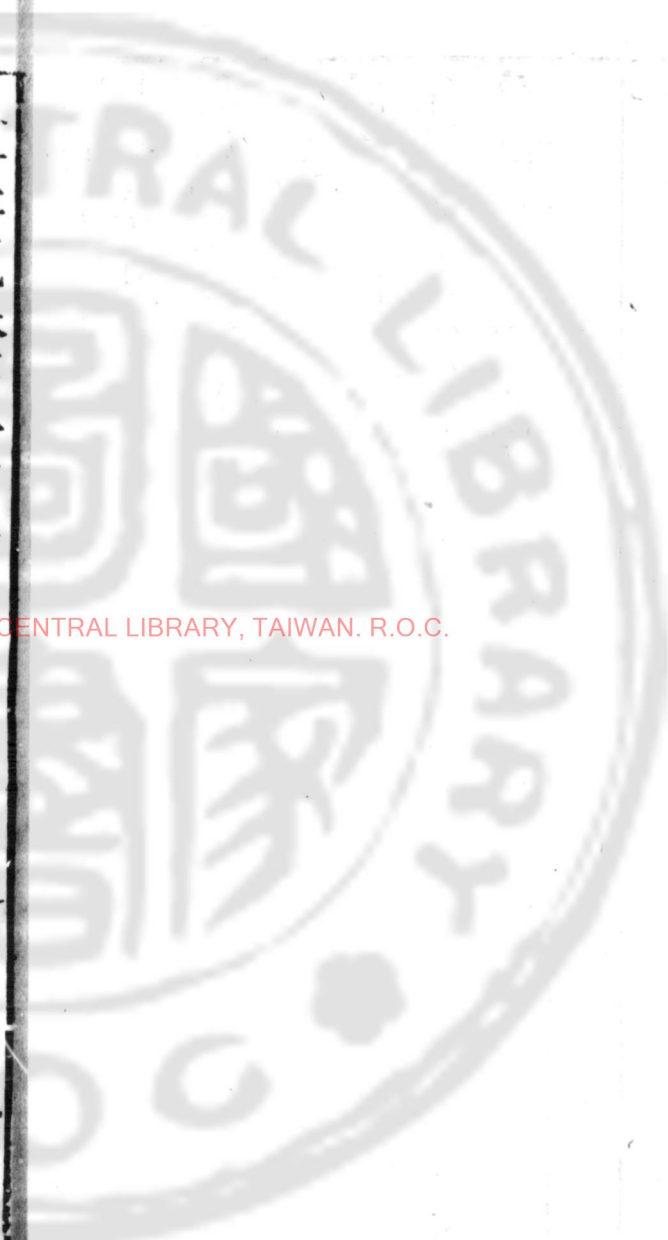
灌園嬰女

朱顯

侯繼圖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  
 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  
 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叙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  
 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  
 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  
 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  
 更六年攝本府紉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即九  
 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



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宰塔坡統歸於此為小師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違之如較日秀汝然流涕者良久又謂李曰為余寄謝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詰且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某說終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此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禰本府糾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洩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視監刑官果李紉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柞松林之請予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請告捐俸賃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元縣買瓦棺寺松

林中地壘浮圖以葬之時崔令即棄世已數矣崔之異

母弟曄携孤幼來于高安曄落拓者好遠游惟小妻殷氏

獨在殷氏號大乘又號九天仙也殷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食

孤女甚有恩意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

弟子故殷得見之謂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比年已

及笄供奉與把取家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

其請至府以家狀歷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鹽鐵李

侍御即李平也出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木憫然曰余

有妻喪已大暮矣待余飢飽寒燠者頑童老旦而已徒增

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來于心矧崔之孤女寔余之表

姪女也余視之等於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徵曩秀師

之言信如符契納為繼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

氏出異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氏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鞠愛如已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鄜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請行脩為儷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已之再娶其婦卽王氏之幼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家有舊使蒼頭性頗克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行脩意王氏為蒼頭所忤乃罵曰還是此老奴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厨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已之夢尤惡

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凶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祕書衛隨者卽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事屢中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馬行脩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敕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迫曠瞑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為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祕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

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屣履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于路隅謂行脩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卽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馬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覩必趨而過慎勿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

十數年前亡者一青衣出馬迎行脩前拜乃齋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疾皂萊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卽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方欲申離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卽於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却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答曰然老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困憊甚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靈

應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壁缸熒熒樞馬  
啖芻如故僕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憤然  
一嘔所飲皂莢子湯出焉時王公已移鎮江西矣從是行  
脩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大夫

出續定命錄

### 灌園嬰女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聞  
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  
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  
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為業只生一女  
當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  
言懷抱鬱快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  
南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

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  
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即以細針內於頰中而去  
尋離滑臺謂其女嬰之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  
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  
使即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點慧育為己女恩愛備  
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成長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  
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慕  
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  
弟且慕其為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  
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  
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  
晦其妻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為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

間卽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潛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給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出王堂開話

### 朱顯

射洪簿朱顯頃欲婚郫縣令杜集女甄定後值前蜀選入宮中後咸康歸命顯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孫亦宮中舊人朱因與話昔欲婚杜氏嘗記得有通婚廻書云但慙南阮之貧曷稱東牀之美王氏孫乃長歎曰某卽杜氏王氏冒稱自宮中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收某朱顯悲喜夫妻情義轉重也出王溪編事

### 侯繼圖

侯繼圖尚書本儒素之家手不釋卷口不停吟秋風四起

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墜上有詩曰拭翠歛雙蛾為鬱心中事榻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負心人盡解相思死後貯巾篋凡五六年旋與任氏為婚嘗念此詩任氏曰此是書葉詩時在左綿書爭得至此侯以今書辨驗與葉上無異也出王溪編事